

## 官场百态

## 还账有方

李燕翔

乡政府拖欠红满天酒店饭费已近万元,酒店的服务员三天两头来催讨,急得办公室主任团团转。昨天,酒店服务员来乡政府下了最后通牒,拖欠饭费本周内至少得还一半,否则就法庭上见。

王主任找到乡长诉苦,乡长一听就火了:“简直胡闹!欠他几个饭费是小事,影响了政府形象可是大事,不就是五千块钱吗,你就不能先想办法灭灭火!”王主任涨红着脸说:“咱乡财务账户上的钱比女明星的脸蛋还干净,俺要是想办法还来挨你训……”

没等王主任说完,乡长黑虎着脸一拍办公桌:“大活人还能叫尿憋死?亏你还是乡里的后备干部呢”。他拉过桌上的信访事项登记本翻了几下,随即拨通了八里庄村支书的手:“喂,没听出我是谁来的吗?没事?你的村民又去省里上访了,我把他整回来了。对!带上你村的刘老板来乡里说事吧。这次不去‘红满天’啦,咱去蓝天酒店吧!一会儿见”。乡长放下电话对王主任交代说:“通知乡里副科长以上的干部中午到蓝天酒店聚餐”,见王主任疑惑不解,乡长面露愠色:“真不开窍,我这不是想办法解决饭费吗?”

中午,乡政府、八里庄村干部和刘老板在蓝天酒店共进午餐。下午3点多,结账饭费计5818元。乡长被人扶着一步三晃地来到柜台前对服务小姐说:“老办法,一会儿……刘老板来结账,你收他10818元,留下你的饭费剩下的钱给我”。不一会,服务小姐捏着5000块钱交到赵乡长手里,乡长叫来王主任:“给你钱,还账去吧!”王主任接过钱兴奋地满脸通红:“高!实在是高!怪不得让人家当领导呢”。

## 城市后奇

## 牛肉面里的秘密

盛国英

在他的记忆中,最美味的绝对是初中三年,母亲曾带他去吃过的老汤牛肉面。那时,他去镇上读初中,寄居在姑妈家。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太好受,但他明白,家境一般的父母已无力承受更多。

那三年,他最盼望的是周末母亲从乡下赶来看望他,然后在叮嘱他少贪玩多看书后,带他去一家牛肉面店点上一碗老汤牛肉面。那碗面汤色清,面条劲道,薄薄的几片牛肉上撒着葱花,简直是太美味了。

每次,他都要给母亲点上一碗。他说:“妈,这面太好吃啦,你一定要吃一碗。”但每次,母亲都会把几片牛肉夹到他的碗里,只喝汤吃面。母亲说:“傻瓜,我属牛啊,哪有属牛的吃牛肉的。你吃吧,等你长大了,带妈妈去吃更好吃的。”

他笑母亲迷信,低下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母亲就在一边看着他笑,时不时帮他擦把汗。

后来,他去更大的城市上了大学。不回家的周末,他总会约上同学去附近的面店点上一碗牛肉面,然后在晚上给母亲打电话时说:“妈,我刚吃牛肉面去了。”母亲就笑他:“你咋这么爱吃面啊。”他跟她撒娇:“我就是觉得面好吃嘛。”

若干年后,他娶妻生子了。母亲从老家跑来帮他照看孩子。

有一天,一家四口逛商场。逛好出来,他想把东西放车里去,嘱咐他们坐下来先点餐。儿媳说:“妈,咱们吃牛肉面吧。”她边逗孙子,边说:“好啊,我的乖孙子,你爸可是最喜欢吃牛肉面了,你知道不?”

他来的时候,面已经上来了,一看是牛肉面,他正想埋怨妻子难道忘了母亲不吃牛肉吗?母亲却夹起一片牛肉小心地吃了起来,边吃边不忘宠溺地逗着孙子。

他不再说话,低下头默默地吃起面来。他一直自诩聪明,却不知道,直到这么些年后,他才明白当初那一碗碗牛肉面里的秘密。

## 长镜头



## 庄里人的母亲河

文/图 蜡新

滹沱河,庄里人都亲切叫她母亲河。在老辈人的心里,还留有几时关于滹沱河碧水蓝天的美好回忆。“雨季水势一望无际,旱季沙洲浅滩罗织,沿河渡口轻舟横渡,上下游则风帆相济。晨曦夕照时,滹沱河泊船如龙、波光如鳞、灯火星流、往来呼号、行业繁多、铺面林立、热闹非凡。河内鱼虾蟹成群,水面天鹅鱼鹰游弋,两岸飞禽走兽栖息,河滨之地绿草繁茂、间杂牛羊……”这是昔日有关滹沱河的记载。

然而,从20世纪80年代始,滹沱河石家庄区段在石家庄人的眼里慢慢改变了颜色——河道干涸断流,两岸土地

沙化,植被树木稀疏,生物种类锐减,地下水持续下降,一个丰水区日趋向贫水区乃至荒水区发展,并已成为主要的风沙扬尘源地,生态环境日益恶化。

2002年,同济大学风景科学与旅游系编制的《滹沱河生态开发整治工程总体规划》,综合环境、水文、地利、防洪等多方面的因素,有关专家为滹沱河石家庄区段的整治开出了药方——在保护城市水源,满足防洪治沙要求的前提下,加强绿化、适度开发,滹沱河又成了省会北部的一道防风固沙屏障和集旅游、休闲、游憩等为一体的近郊休闲地。汉河湿地公园由此而生。

- ①湖面上游船点点……
- ②塔边的一块巨石上刻着“冀之光”。
- ③在路旁的沙滩里,是风筝爱好者的乐园。
- ④这个“冀”字形塔建筑成了汉河湿地公园的标志性建筑。
- ⑤三人在操控风筝,风筝飞得动作特别一致,要上都上,要下都下,要旋转三个一起旋转。



## 触摸时间的质感

张金刚

家的鸟儿盘旋哀鸣;等新芽冒出,树桩又将再在时间里重生。树与时间的交集,形成了可触摸的年轮,细密而圆满。

我尤其钟爱独自到古城、古街、古村落中漫游,融入其间,心静且净,目明且敏,步履且慢,倏地迷了时间,思绪在古与今、前朝与今世间飘忽穿越。那古典的亭台楼榭、长苔的青石板路、空落的桌椅床几,仍在的花树石池,不知演绎过多少悲欢离合、世事沧桑,写满故事、气息犹存。“雕栏玉砌应犹在,只是朱颜改”、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,昔日繁华、人影不再,独留空寂、遐思无限,上下千年一梦长。之于时间,生命真谓短暂一瞬。建筑与时间的擦肩,形成了可触摸的古建筑,厚重且永恒。

旧物,作为人生长剧的道具,一直牵引着热爱生活者的心性与情感。掸去岁月的风尘,百宝箱如老电影般呈现出往事一幕幕。那封折皱的情书,还留有恋爱时满眶热泪的余温;那本发黄的课本,还闪烁着黑夜捧读时相伴的灯光;那台旧式的录音机,还回响着青春舞曲、心情旋律的余音;那沓破损的票根,还浸有辗转各地、求学打拼的汗渍;那把锃亮的铁锅,还弥漫着这小家油盐酱醋茶的滋味……其间融注了生活的点点滴滴,让时间具象,饶有感觉。物件与时间的积淀,形成了可触摸的旧物,亲切亦浓情。

老人若宝,源于时间在镀金。常与老人坐坐、聊聊,那风风雨雨的过往与体悟,经验也罢、教训也罢,都是宝贵的财富与给

养,定会让自己的前路更有方向,让内心的积郁豁然开朗,受益匪浅。生命终将被时间打败,在时间里终结;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生龙活虎的青年,从责任加身的中年到夕阳垂暮的老人,时间为人化了浓浓的妆。瞅着老人那深刻的皱纹、松弛的肌肤、佝偻的身形,如是看到了未来同样将受时间耗蚀的自己,不由心感凄然,对当下更多了份珍惜与感恩。人与时间的较量,形成了可触摸的老态,沧桑却闪光。

时间,在自然嬗变中、喧嚣尘世间、岁月更迭时,悄悄溜走,或急促或缓慢,或紧抓或浪费,它都可寻见。触摸时间,质感如何?怕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体会真切。因为,我们永远是时间的主宰。

## 悬崖上有一棵老树

江泽涵

这是第二次登雪窦山。缆车正在维修中只好徒步去崖底,下坡路也不轻松,直走得双腿酸软,在道旁的长椅坐下小憩。

眺望远处的千丈岩,只得见半壁,远远听见瀑布的声音,亦壮哉矣!我静下心来观赏瀑布。雪窦山多瀑布,名气最响的首推千丈岩。飞瀑两侧的峭壁上,爬满了青草藤条和苔类蕨类植物,它们都镌刻在我的眸子深处,没有土壤,仅靠丁点水气的滋润,竟也能茁壮成长。

想起曾听人说常有人在这里用跳崖的方式了结生命:他们或是风光一时的地方名人,或是为生活所迫的草根一族,人的生命如此脆弱,蓦地,心里生起一缕悲凉。

这时,一位老妇人拾梯而上,她的头发近乎白霜,而瘦削的肩上也驮着个载满物什的大麻袋。忽然,她脚底一滑,身子就矮了下去,一大袋东西也压在了佝偻的脊背上。我正要翻身站起去搀扶,她已翻身站起,一手抓起蛇皮袋,朝我这边走来。

我让出了更多的位子。老妇人冲我一笑,也不坐,倒抓起蛇皮袋,掉出一个易拉罐和矿泉水瓶。她清点了一下,又呵呵笑起来:“不错呢,有六十二个,能卖十五块呢!”她操着一口正宗的本土方言。

老妇人擦了擦汗,与我东一搭,西一搭地聊起来。我问她这么大岁数,怎么还出来干活。我猜她无儿亦无女,有,也是给教养成了不孝子。

“我儿子跟朋友合伙做生意,被朋友卷了钱,跑了人!儿子不想我受累,他起早贪黑的要一个人扛下。”老妇人说起这些往事,显得十分平和。

“我做完家务,搭便车来捡些废瓶卖钱补贴家用,多少能替儿子分担些。”老妇人手一扬,将袋子甩上了肩,临别说:“这里好多好看的风景,你慢慢看!”

我心里带着老妇人的话,且行且看,不知不觉就到了观瀑亭。

这里最稀罕的莫过于那棵在石缝中扎根的不知名的老树。根已和岩石相溶。根和底杆是向前冲的,而杆子中上部分和枝条却是往高处挺起的。彩虹划过瀑布,平添气氛。瀑布从岩石上飞泻而下,重重摔在岩石上,绽放出绝世的美丽。它每天都能欣赏到。

母亲来电话了。我向母亲说起悬崖上的那棵老树。母亲说她读小学的时候这棵树就已经在那儿了。看树的身材,我以为它不过就十来岁,怎知竟已在峭壁上挣扎了四十多个年头。可知它何以这般矮小?哦,绝处求生,过得自然艰难,可活下来了就是活下来了。

瞧瞧这棵老树的胸襟,纵然被命运排挤到了峭壁,它始终坚信着破壁而出的美丽,受万人仰视的自豪。就像那位老妇人,虽为困窘的生活所迫,却依然顽强地生活着。人活着可以天不怕地不怕,但只怕丢掉一样东西——信念。生命里有了信念,做一棵悬崖的老树,也可欢颜自在。